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十一

宋 宋敏求 編

政事

田農

勸農詔

溫彥博等檢行諸州苗稼詔

置勸農使安撫戶口詔

聽逃戶歸首勅

勸天下種桑棗制

廢華州屯田制

賦斂

簡徭役詔

禁止迎送營造差科詔

罷三十六州造船安撫百姓詔

闕內庸調折變粟米勅

減徵京畿丁役等制

制置諸道兩稅使勅

平糴

置常平監官詔

命諸道平糴勅

令御史巡定諸道米價勅

田農

勸農詔

有隋道喪區宇分離百姓凋殘弊於兵革田畝荒廢饑
饉荐臻黎元無辜墜於溝壑朕膺圖馭極廓清四海安
輯遺民期於寧濟勸農務本蠲其力役然而邊鄙餘寇
尚或未除頃年以來戎車屢出所以農功不至倉廩未
登永言念此無忘寤寐今既風雨順節苗稼實繁普天
之下咸同盛茂五十年來未嘗有此萬箱之積指日可
期時惟溽暑方資耕耨廢而不修歲功將闕宜從優縱
肆力千畝其有公私債負及追徵輸送所至之處宜勿

施行尋常營造工匠等事非急要亦宜停止見在繫囚
事未決斷傍引支證未須追攝百司常務並宜且停內
外官人行署以上量事分番皆盡九月三十日軍機急
速及賊盜之事不在停限州縣牧宰明加勸導咸使戮
力無或失時務從簡靜以稱朕意

武德六年六月

溫彥博等檢行諸州苗稼詔

蟲霜為害風雨不時政道未康咎徵斯在朕祗奉明命
撫育黔黎愛愍之至實切懷抱輕徭薄賦務在勸農必

望民殷物阜家給人足而陰陽不和氣候乖舛永言罪
已撫心多愧河北燕趙之際山西并潞所管及蒲虞之
郊幽延以北或春逢亢旱秋遇霖淫或蝨賊蟲災嚴凝
早降有致饑饉慙惕無忘特宜矜恤救其疾苦可令中
書侍郎溫彥博尚書右丞魏徵治書侍御史孫伏伽檢
校中書舍人辛詣等分往諸州馳驛檢行其苗稼不熟
之處使知損耗多少戶口乏糧之家存問若為支濟必
須子細勘當速以奏聞待使人還京量加賑濟

貞觀元年九月

置勸農使安撫戶口詔

有國者必以人為本固本者必以食為天先王於是務
其一時前聖所以分其五土勸農之道實在於斯朕撫
圖御歷殆踰一紀旰食宵衣勤乎兆庶故兢兢翼翼不
敢荒寧頃歲以來雖稍豐稔猶恐地有遺利人多廢業
游食之徒未盡歸生穀之疇未均墾以是軫哀念遣使
臣恤編戶之流亡闔大田之衆寡至如百姓逃散良有
所由當天冊神功之時北狄西戎作梗大軍之後必有

凶年水旱相仍逋亡滋甚自此成弊至今患之且違親
越鄉蓋非獲已暫因規避旋被兼并既冒刑網復捐產
業客且常懼歸又無依積此艱危遂成流轉或依人而
止或傭力自資懷土之思空盈返本之途莫遂朕虔荷
丕構子育萬人立德非冥而茲弊未革納隍馭朽實切
於心既深在予之責思弘自新之令其先是逋逃並容
自首如能服勤隴畝肆力耕耘所在閑田勸其開闢任
遂土宜收稅勿令州縣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放若登

時不出或因此更逃習俗或然以為抵法是阻我誠信
是紊我大綱爰及所由須加嚴憲至天下風壤多有不
同地既異宜俗亦殊播固當因利興事不可違人立法
宜令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兼充勸農事使巡
按郡邑安撫戶口所在與官寮及百姓商量乃至賦役
差科於人非便者並量事處分續狀聞奏務令安輯勿
使勞煩當行責罰之科各竭公忠之力所到之處宣示

百姓達我勤人之心

開元十二年
五月

聽逃戶歸首勅

朕臨御天下二十四載何嘗不孜孜問政業業興憂以一德心與萬人請命故宗廟降福乾坤致和使匈奴成父子之鄉犬戎為姻好之國西南邛笮皆曰內臣東北林胡是稱邊捍何奉天之德能遠洽於戎夷而安人之政獨不行於諸夏使黎甿失業戶口凋零忍棄枌榆轉徙他鄉傭假取給浮窳求生言念於茲良深惻隱豈惟朕德所未及教有未弘歟亦由牧守專城莫能共理令

長為邑多或非才俾猾吏侵漁權豪并奪故貧窶日蹙
逋逃歲增若不開恩何從遷善天下逃戶所在特聽歸
首容至今年十二月三十日內首盡其本貫有產業者
一切令還若先無者具戶數聞奏當別有處分其有限
外不首潛匿亡歸靡懷亭育之恩仍蓄逋亡之計即當
分命專使在處搜求散配諸軍以充兵鎮懲其犯命替
彼居人仍各委採訪使及刺史縣令明加曉諭使知朕

意

開元二十
四年正月

勸天下種桑棗制

常棗

勅詩有幽風陳王業也八月剥棗以助男功蠶月條桑
俾修女事瞻人之道必廣於滋殖分地之利非止於耕
耘益之以織紵雜之以菓實則寒有所備儉有所資如
旨蓄之禦冬豈無衣以卒歲頃屬多難艱食必資樹藝
以利於人庶俾播種之功用申牧養之化天下百姓宜
勸課種桑棗仍每丁每年種桑三十樹其寄住寄庄官
蔭官家每一頃地准一丁例仍委節度觀察州縣長吏

躬親勉率不得擾人務令及時各使知勸一一勉諭訖
具數奏聞

廢華州屯田制

常袞

勅問者戎旅未息徵求煩重四郊之賦乃至五稅其一
居人蕩析邦廩空虛遂命宰臣大修農政天下郡國散
諸屯轉漕入關以資均濟兼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州
縣閑田分署農官俾其耕鑿南至於華瀕渭而東林麓
洲渚之間榛莽窳邪之處非吾人所占者悉舉籍勸分

載芟載柞稼多豐碩畝獲數鍾歲既少殷軍儲差贍郡
縣之稅於是十而減七數從其舊殆復厥常今宿麥頗
登秋苗益茂私田加闢公用漸充華州人戶土地非廣
其屯田並宜給與貧下百姓自頃關中乏牛力封圻千
里半是丘荒置屯田已來皆變良沃惠散其利以及困
窮藏之於人孰與不足宣示郡邑宜悉朕懷

賦斂

簡徭役詔

詩不云乎民亦勞止汜可小康爰自夫隋氏失馭刑政
板蕩豺狼競起肆行凶虐徵求無度侵奪任已下民困
擾各靡聊生喪亂之餘百不存一上天降鑒爰命朕躬
廓定凶災又寧區域念此黎庶凋弊日久新獲安堵衣
食未豐所以每給優復蠲其徭賦不許差科輒有勞擾
義存簡靜使務農桑至如大河南北亂離永久師旅荐
興加之饑饉百姓勞弊此焉特甚江淮之間爰及嶺外
塗路懸阻土曠人稀流寓者多尤宜存恤此等諸處往

隔寇戎自經開泰歲月未久猶恐士民積習不改前弊
州縣官人未稱所委迎送往來尚致勞費其河南河北
江淮以南及荊州大總管內諸州所司宜更班下自今
以後非有別勅不得輒差科徭役及迎送供承庶其安

逸明加檢約稱朕意焉

武德六年三月

禁止迎送營造差科詔

隋末喪亂豺狼競逐率土之衆百不一存干戈未靜農
桑咸廢凋弊之餘饑寒重切永言念此悼於厥心今寇

賊以平天下無事百姓安堵各務耕織家給人足即事
可期所以新附之民特蠲徭賦欲其休息更無煩擾使
獲安靜自修產業猶恐所在州縣未稱朕懷道路送迎
解宇營築率意徵求擅相呼召諸如此類悉宜禁斷非
有別勅不得差科不遵詔者重加推罰布告天下咸知

此意

武德六年四月

罷三十六州造船安撫百姓詔

朕以寡昧纂承鴻烈肅宸巖廊之上凝襟華裔之表馭

奔深於日慎儲社存於勿休勉已勵精詳求大化往為
奉成先志雪恥黎元是以數年之間稱兵遼海雖除凶
戡暴義匪儲身疲人竭財役興於下泛滄流而遐濟踐
危途而遠襲風濤競駭或取淪亡鋒鏑交揮非無隕仆
顧惟菲德事有乖於七旬在躬延責情致慙於四海湯
年罪已鑿寐斯存漢載富人周迴切念日者翹車聯映
貢帛相耀庖鼎之前猶潛秀異殿陛之下未盡英奇佇
延翰於西雍認殊珍於東序比王師荐發戎務實繁州

縣官寮緣茲生過力役無度財賂公行蠹政傷風莫斯
為甚前令三十六州造船以備東行者即宜並停訖凡
百在位宜極言得失悉心無隱以匡不逮仍分遣按察
大使問人疾苦黜陟官吏兼司元太常伯竇德玄往河
南道並即持節分往其內外官五品已上各舉巖藪幽
素之士廣加詢訪旁求謠俗式企英材允毗闕政必使
八紘之內咸得朕心萬寓之中同夫親覽宜速頒示率

土知此意焉

龍朔三年八月

關內庸調折變粟米勑

勑關輔庸調所稅非少既寡蠶桑皆資菽粟常賤糶貴
買損費逾深又江淮等苦變造之勞河路增轉運之弊
每計其運脚數倍加錢今歲屬和平庶物穰賤南畝有
十千之獲京師同水火之饒均其餘以減遠費順其便
使農無傷自今已後關內諸州庸調資課並宜准時價
變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遠處不可運送者宜
所在收貯便充隨近軍糧其河南北有不通水利宜折

租造絹以代闕中調課所司仍明為條件稱朕意焉

元開

二十五
年二月

減徵京畿丁役等制

常袞

勅天之所命俾朕乂人豈敢怠違期於康濟勞精極慮
十有四載務從省約以訓天下訪其疾苦屢有蠲除公
私之差僅從盡徹宮衛之備仍罷踐更兼捐服御用資
軍國大去煩弊以休邦畿游食之人悉歸南畝墾田之
數漸復平時神降嘉禾歲乃大熟震於珍物景福紛委

蓋上玄烈聖之儲社也。豈寡昧之德而臻此耶。夙夜祇
惕永懷增懼。然以今有緩急物有重輕。粟輕而易散。錢
重而難聚。古人所謂糴之至賤與貴其傷一也。如聞閭
閻未免告病。至乃以數斛易錢一緡。雜以他徭。難於償
賣。輔用所寶念之惻然。深可重惜。所宜節省。具京兆府
諸色番役等訪聞。諸司或有徵課比緣時儉資數稍多。
物估皆賤。不可仍舊。其掌閑驍騎三衛及橋堰丁匠如
有司頃徵資並納錢三千米六斗。其青苗地頭天下諸

州每畝率錢十五項以京師煩擾供應頗多苟從權宜
遂倍其數自今以後宜准諸州例徵率朕以帝王之教
人如父母之訓子所以至纖至微必躬必親苟或便之
豈憚煩也宣示百姓知朕意焉

制置諸道兩稅使勅

兩稅法悉總諸稅初極便人但緣約法之時不定物估
粟帛轉賤賦稅自加人力不堪國用斯切務須通濟令
其便安欲遣使臣巡行國邑郵驛所屆豈免煩勞軛車

遽馳曾未周悉度支鹽鐵泉貨是司各有分巡置於都會爰命帖職周視四方簡而易從庶叶權便政有所弊事有所宜皆得舉聞副我憂寄其鹽鐵使揚州留後宜兼充淮南浙西浙東宣歙福建等道兩稅使度支山南西道分巡院官宜兼充劔南東川及山南西道兩使其峽內五監舊屬鹽鐵使宜割屬度支使使委山南西道兩稅使兼知參貨各奉所職期於悉心

平糴

置常平監官詔

朕祇膺靈命撫字氓黎方緝隆平躋之仁壽田畝之賦
一切蠲除鉛銖之律悉皆停斷是以特建農圃用督耕
耘思俾濟民既庶且富鍾庾之量冀同水火宜置常平
監官以均天下之貨市肆騰踊則減價而出田畷豐羨
則增糴而收觸類長之去其太甚庶使公私俱濟家給

人足抑止兼并宣通壅滯

武德九年九月

命諸道平糴制

常袞

勅四海之內方叶大寧西戎無厭獨阻王命不可忘戰
尚勞事邊朕頃以兵革之後軍國空耗躬率節儉務勸
農桑上立儲休仍歲大稔益用多愧不知其然雖屬此
人和近於家給而邊穀未實戎備猶虛因其天時思致
豐積將設平糴以之餽軍然以中都所供內府不足租
充常入之數豈濟倍餘之收其在方面蓋臣成茲大計
共佐公家之急以資塞下之儲應諸道每歲皆有防秋
兵馬其淮南四千人浙西三千人魏博四千人昭義二

千人成德三千人山南東道三千人荆南二千人湖南
三千人山南西道二千人劍南西川三千人劍南東川
三千人鄂岳一千五百人宣歙三千人福建一千五百
人其嶺南江南浙西浙東等亦各准例恐路遠往來增
費各委本道節度觀察都團練等使每年取當使諸色
雜錢及廻易利潤贖贖等錢物每人計二十千文每道
各據所配人數都計市輕貨送上都左藏庫貯納充別
勅和糴用並不得尅當軍將士衣糧充數仍以秋收送

畢

大歷九年五月

令御史巡定諸道米價勅

河東河北諸道頻年水旱重以兵革農耕多廢粒食未
豐比令使臣分路賑恤冀其全濟得接秋成今諸道穀
價尚未減賤而徐汴管內又遭水潦如聞江淮諸郡所
在豐稔困於甚賤不免傷農州縣長吏苟思自便潛設
條約不令出界雖無嚴榜以避詔條而商旅不通米價
懸異致令水旱之處種食無資昔春秋之時列國異政

分災救患猶載冊書况今朝典大行遠近一統禁錢閉
糶具在赦文州縣因循多不遵奉宜令御史臺揀御史
一人于江南道巡察但每道每州界首物價不等米商
不行即是潛有約勒不必更待文牒為驗便具事狀及
本界刺史縣令觀察判官名銜聞奏如河南通商旅之
後淮南諸郡米價漸起展轉運接諸處直至江西南
荆襄已來並須約勒依此舉勘聞奏仍各令觀察使審
詳前後赦條與御史相知切加訪察不得容蔽

太和年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十二

宋 宋敏求 編

政事

財利

用舊錢詔

禁鑄造銅器詔

議放私鑄錢詔

禁京城沽酒勅

行乾元重寶錢勅

行重輪錢勅

令百官議罷新錢詔

重稜錢減價行用勅

放邕府金坑勅

放天下榷酒勅

減鹽價勅

條貫江淮銅鉛勅

條貫錢貨及禁採銀勅

停淄青等道糶鹽勅

財利

用舊錢詔

泉布之興其來自久實古今之要重為公私之寶用年
月既深偽濫斯起所以採乾封之號改鑄新錢靜而思
之將為未可高祖撥亂反正爰創軌模太宗立極承天

無所改作今廢舊造新恐乖先旨其開元泉貨宜依舊
施行為萬代之法乾封新鑄之錢令所司貯納更不須
鑄仍令天下置鑪之處並鑄開元通寶錢

乾封二
年五月

禁鑄造銅器詔

古者作錢以通有無之鄉以平小大之價以全服用之
物以濟單貧之資錢之所由急也然絲布財穀四者為
大若本賤末貴則人弃本而務賤故有盜鑄者冒嚴刑
而不悔藏錕者非倍息而不出今天下泉貨益少布幣

頗輕欲使流通焉可得也且銅者餒不可食寒不可衣也既不堪於器用又不同於寶物唯以鑄錢使其流布宜令所在布知鑄錢委按察使申明格文禁斷私賣銅錫仍禁造銅器所有採銅錫鉛官為市取勿抑其價務利於人

開元十七年九月

議放私鑄錢勅

張九齡

勅布帛不可以尺寸為交易菽粟不可以抄勺貿有無故古之為錢以通貨幣蓋人所作非天實生頃者耕織

為資乃稍賤而傷本磨鑄之物却以少而致貴頃雖官鑄所入無幾約工計本勞費又多公私之間給用不贍永言其弊豈無變通往者漢文之時已有放錢之令雖見非於賈誼亦無廢於賢君況古往今來時異事變反經之義安有定耶終然自拘必無足用且欲不禁私鑄其理如何公卿百寮詳議可否朕將親覽擇善而從

開元

年

禁京城沽酒勅

為政之本期於節用今農功在務廩食未優如聞京城之中酒價尤貴但以麴蘖之費有損國儲游惰之徒益資廢業其京城內沽酒即宜禁斷麥熟之後任依常式

乾元元年二月

行乾元重寶錢勅

錢貨之興其來已久蓋代有沿革時為重輕周興九府實啟流泉之利漢造五銖亦弘改鑄之法必令小大兼適母子相權事有益於公私理宜循於通變但以兵戈

未息帑藏猶虛卜式獻助軍之誠弘羊興富國之筭靜
言立法諒在使人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請改錢以一當
十別為新鑄不廢舊者其實三官之資用收十倍之利
所謂於人不優從古有經宜聽於諸監別鑄一當十錢
其文曰乾元重寶其開元通寶著亦依舊行用所請採

鑄捉搦處置即條件奏聞

乾元二年七月

行重輪錢勅

九府陳規百王不易或輕為重蓋取適時以重為輕用

為救弊則有形分龍馬勢馮刀龜子母相汙變通斯在
今國步猶阻帑藏未充重斂乃人困不堪薄征則軍賦
未足是以頃令改鑄務於濟時自開元行用以來頗亦公
私弘益今可於絳州諸鑪加樣起鑄更增新郭不變舊
文每以一錢用當五十利豐費約實允事宜其錢以二
十斤成貫自餘錢監並聽依舊享茲厚利足以富國人
安俗阜朕復何憂仍令鑄錢使即勾當起鑄新錢或有
奸濫所由奉法何至寬容仰州縣明示錢樣切須捉搦

勿使違越在京官寮比無俸料桂玉之費將何以堪宜
取絳州新錢給冬季俸料即仰所由申請計會支給且
艱難之際家國當同頃者急在軍戎所以久虧祿俸眷
言優恤恒愧於懷今俯及授衣略為賙給庶資時要宜

悉朕懷

乾元二年八月

令百官議罷新錢詔

泉府之設其來尚矣或因時改作則制有重輕往以金
革是殷邦儲稍闕屬權臣掌賦變法非良遂使貨物相

汭穀帛騰踊求之輿誦弊實由斯夫易柱調絃政之要者今欲仍從舊貫漸罷新錢又慮權行轉資艱急如或猶循所務未塞其源實恐物價虛騰黎人失業靜言體要用藉良圖且兩漢舊規典章沿革必朝廷會議共體至公益明君不獨專法當從衆議庶遵行古之道俾廣無私之論宜令文武百官九品以上並於尚書省議訖

委中書門下詳擇奏聞

乾元三年三月

重稜錢減價行用勅

因時立制頃議新錢且欲從權知非經久如聞官鑪之外私鑄頗多吞併小錢踰濫成弊抵罪雖衆禁奸未絕况物價益起人心不安事藉變通期於折衷其重稜五十價錢宜減作三十文行用其開元舊錢宜與乾元錢並行用仍令京中及畿縣內依此處分諸州待後進止

上元
年九月

放邕府金坑勅

勅朕聞致理之君克勤於德不貴遠物所寶惟賢故堯

設茅茨禹卑宮室光武捨去寶劍順帝封還大珠朕以
眇身獲守丕業仰止前王之德思齊太素之風未嘗緣
情於服翫措手於珠玉庶乎捐金抵璧返朴還淳邕州
所奉金坑誠為潤國語人於利非朕素懷方以不貪為
寶惟德其物豈尚茲難得之貨生其可欲之心耶其金
坑宜委康澤差擇清強官專勾當任貧下百姓採斫不
得令酋豪及官吏影占侵擾聞奏當重科貶俾夫俗臻
富壽人識廉隅副朕意也

大曆十四
年七月

放天下權酒勅

勅朕聞孟子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欽若前訓賢哉是言故務德崇賢理之先也趨本弃末政之興也禹貢以財賦周禮入其貨賄皆贍國用無奪人業漢接秦弊時匱費殷置筭緡之科下權酤之令郡國發奸於下公卿言利於朝賈誼所以云天下之大殘也朕獲奉宗廟之祀永惟淳風猶聞江淮之間頃緣兵食未足權酒收利權以救時雖廣儲畜之資實墮商賈之業方敦禮

節漸致和平豈財悖而入與百姓爭利者耶其轉運使
下先諸道權酒宜停俾利歸於人化臻知恥仍宣示中
外知朕意焉

減鹽價勅

三代立制山澤不禁天地財利與人共之王道寢微強
霸迭興於是設祈望之守興權筦之法以佐兵賦以寬
地征公私之間猶謂兼濟歷代遵用遂為典常自頃寇
難荐興已三十載服干櫓者農桑其盡居閭里者杼柚

其空革車方殷軍食屢調人多轉死田卒汙萊乃專煮
海之利以為贍國之術度其所入歲倍田租近者軍費
日增權價日貴至有以穀數斗易鹽一升本末相踰科
條益峻念彼貧匱何能自資五味失和百疾生害以茲
天斃實用痛傷嗚呼朕丕承列聖之緒遐覽前王之典
既不克靜事以息用又不獲弛禁以使人征利滋深疲
疴重困予則不恤其誰省憂應准并峽州權鹽宜令中
書門下及度支商量裁減估價兼釐革利害速具條件

聞奏削去繁刻杜塞姦詖務於利人以稱朕意

條貫江淮銅鉛勅

錢貴物賤傷農害工權其輕重須有通變比者銅鉛無
禁鼓鑄有妨其江淮諸州府收市銅鉛等先已令諸道
知院官勾當緣令初下未盡頒行宜委諸道觀察等使
與知院官切共勾當事畢日仍委監鈇使據所得數勘

會聞奏

元和
年

條貫錢貨及禁採銀勅

勅泉貨之法義在通流若錢有所壅貨當益賤故藏錢者得乘人之急居貨者必損己之資趨利之徒豈知國計斯弊未革人將不堪今欲著錢令以出滯藏加鼓鑄以資流布使商旅知禁農桑獲安義切救人情非欲利然革之無漸物或相驚已日之孚在乎消息天下商賈先畜錢者宜委所在長吏分明曉諭令其收市貨物官中不得輒立程限逼迫商人任其貨易以求便利計周歲之後此法遍行朕當別立新規設蓄錢之禁所以先

有告示許其方圓意在他時行法不貸朕志久定固無
二言又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
益於貧人適開翫好之端豈救饑寒之患况欲加鑄理
須併功得不權其重輕使務專一其天下自五嶺以北
見採銀坑並宜禁斷恐所在坑戶不免失業委本州府
長吏勸課令其採銅助官中鑄作仍委鹽鉄使即作法
優賞條流聞奏於戲人之求利厥路固殊斯道炳然言
之不惑凡百有位明悉朕懷

停淄青等道糶鹽勅

兵革初寧方資樵筦問閭重困斯可蠲除如聞淄青鄆
三道往年糶鹽價錢近收七十萬貫資費優贍有餘自
鹽鈇使收管已來軍府頓絕其利遂使經行陣者有停
糧之怨服隴畝者興加稅之嗟犯鹽禁者困鞭撻之刑
理生業者乏鹽醬之具雖縣官受利而郡府益空俾人
獲安寧我節用其鹽鈇先於淄青兗鄆等道管內置小
鋪糶鹽巡院納權起今年五月一日已後一切並停仍

各委本道約校比年節度使自收管充軍府逐急用度
及均減管內貧下百姓兩稅錢數至年終各具糶鹽所
得錢并均減兩稅聞奏

元和
年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十三

宋 宋敏求 編

政事

道釋

禁正月五月九月屠宰詔

為殞身戎陣者立寺刹詔

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詔

欽定四庫全書

唐大詔令集
卷一百十三

僧尼不得受父母拜詔

釋教在道法之上制

條流佛道二教制

禁葬舍利骨制

僧道齊行並進勅

令僧尼道士女冠拜父母勅

斷書經及鑄佛像勅

禁斷妖詛等勅

誠勵僧尼勅

不許私度僧尼及住蘭若勅

僧尼拜父母勅

禁三元日屠宰勅

玄元皇帝臨降制

停京都檢校僧道威儀勅

令天下寺觀修功德勅

條貫僧尼勅

禁天下寺觀停客制

禁僧道卜筮制

修亳州太清宫詔

條流僧尼勅

拆寺制

迎鳳翔真身德音

道釋

禁正月五月九月屠宰詔

釋典微妙淨業始於慈悲道教沖虛至德去其殘殺四
時之禁無伐麋卯三驅之化不取前禽蓋欲敦崇仁惠
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茲道朕祇膺靈命撫遂羣生
言念亭育無忘鑒寐殷帝去網庶踵前修齊王舍牛實
符本志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凡闕屠宰殺戮

網捕畋獵並宜禁止

武德二年正月

為殞身戎陣者立寺刹詔

至人虛已忘彼我於身懷釋教慈心均異同於平等是

知上聖惻隱無隔萬方大悲弘濟義猶一子有隋失道
九服沸騰朕親總元戎致茲明罰誓牧登陟曾無寧歲
其桀犬愚惑嬰此湯羅銜鬚義憤終身握節各殉所奉
咸有可嘉日往月來逝川斯遠雖復項籍放命封樹紀
於丘墳紀信捐生丹書著於圖象猶恐九泉之下尚淪
鼎鑊八難之間永纏水火愀然疚懷用忘興寢思所以
樹立福田濟其營魄可於建義已來交兵之處為義士

凶徒殞身戎陣者立寺刹焉

貞觀三年
閏十二月

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詔

老君垂範義在於清虛釋迦遺文理存於因果詳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永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則大道之行肇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外之形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興邦致泰反朴還淳至如佛法之興基於西域爰自東漢方被中華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洎乎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

真諦而多歸始波湧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廷遂使殊方
之典鬱為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遁忘
反於茲累代朕夙夜寅畏緬惟至道思革前弊納諸軌
物况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
下大定亦賴無為之功宜有改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
齋供行玄法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
本之俗暢於九有尊祖之風貽諸萬葉

貞觀十一年二月

僧尼不得受父母拜詔

釋典沖虛有無兼謝正覺凝寂彼我俱亡豈自尊崇然
後為法聖人心主於慈孝父子君臣之際長幼仁義之
序與夫周孔之教異軫同歸弃禮悖德朕所不取僧尼
之徒自云離欲先自貴高父母之親人倫已極整容端
坐受其禮拜自餘尊屬莫不皆然有傷名教實數彝典
自今已後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禮拜所司明為法

制即宜禁斷

顯慶二年二月

釋教在道法之上制

朕先蒙金口之記又承寶偈之文歷教表於當今本願
標於曩劫大雲闡奧明王國之楨符方等發揚顯自在
之丕業馭一境而敦化宏五戒以訓人爰開革命之階
方啓惟新之運宜叶隨時之義以申自我之規雖實際
如如理忘於先後翹心懇懇畏展於勤誠自今已後釋
教宜在道法之上緇服處黃冠之前庶得道有識以歸
依極羣生於迴向布告遐邇知朕意焉

天授二年三月

條流佛道二教制

佛道二教同歸於善無為究竟皆是一宗比有淺識之徒競于物我或因懟怨各出醜言僧既排斥老君道士乃誹謗佛法更相訾毀務在加諸人而無知一至於此且出家之人須崇業行非聖犯義豈是法門自今僧及道士敢毀謗佛道者先決杖即令還俗

聖曆元年正月

禁葬舍利骨制

釋氏垂教本離死生示滅之儀固非正法如聞天中寺僧徒今年七月十五日下舍利骨素服哭泣不達妙理

輕徇常情恐學者有疑曾不謗毀宜令所管州縣即加

禁斷

聖曆三年五月

僧道齊行並進制

朕聞釋及玄宗理均跡異拯人救俗教別功齊豈有於其中間妄生彼我不遵善下之旨相高無上之法有殊聖教頗失道源自今每緣法事集會僧尼道士女冠等

宜齊行並進

景雲二年

令僧尼道士女冠拜父母勅

勅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故自天子下至庶人
資於敬愛以事父母所謂冠五帝之表稱百行之先如
或不由其何以訓如聞道士女冠僧尼等有不拜父母
之禮朕用思之茫然罔識且道釋之教蓋懲惡而勸善
父子之儀豈緣情而易制安有同人代而離怙恃哉哀
哀父母生我勞瘁故六親有不和之戒十號有報恩之
旨此又窮源本而啓宗極也今若為子而忘其生傲親
而徇於末日背禮而強名教傷於教則不可行行教

而不廢禮合於禮則無不遂二親之與二教復何異焉
自今已後道士女冠僧尼等並令拜父母喪紀變除亦
依月數庶能正此頽弊用明典則罔虧愛敬之風自叶

真仙之意

開元二年閏
二月三日

斷書經及鑄佛像勅

佛教者在於清淨存乎利益今兩京城內寺宇相望凡
欲歸依足申化敬下人淺近不悟精微覩葉希金望談
思水浸以流蕩頗成蠹弊如聞坊巷之內開鋪書經公

然鑄佛口食酒肉手漫羶腥尊敬之道既虧慢神之心遂起
百姓等或緣求福因致飢寒言念愚蒙深用嗟悼殊不
知佛非在外法本居心近取諸身道則不遠溺於積習
實藉申明自今已後州縣坊市等不得輒更鑄佛寫經
典須瞻仰尊者任就寺禮拜須經典讀誦者勤於寺
贖取如經本少僧為寫供諸州觀並宜准此

開元二
年七月

禁斷妖訛等勅

蘇頌

勅釋氏汲引本歸正法仁王護持先去邪道失其宗旨

為般若之罪人成其詭怪豈涅槃之信士不存懲革遂
廢津梁眷彼愚蒙將陷坑穽比有白衣長髮假託彌勒
下生因為妖訛廣集徒侶稱解禪觀妄說災祥或別作
小經詐云佛說或輒畜弟子號為和尚多不婚娶眩惑
閭閻觸類實繁蠹政為甚刺史縣令職在親人拙於撫
馭是生姦宄自今已後宜嚴加捉搦仍令按察使採訪
如州縣不能覺察所由長官並量狀貶降

開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誡勵僧尼勅

釋迦設教出自外方漢主中年漸于東土說茲因果廣
樹筌蹄事涉虛玄眇同河漢故三皇作乂五帝乘時未
蒙方便之門自有雍熙之化朕念彼流俗深迷至真盡
軀命以求緣竭資財而作福未來之勝因莫効見在之
家業以空事等繁風曾無所悔愚人寡識屢陷刑科近
日僧尼此風尤甚因依講說惑煽閭閻谿壑無厭唯財
是斂津梁自壞其教安施無益於人有蠹於俗或出入
州縣假託威權或巡歷村鄉恣行教化因其聚會便有

宿宵左道不常異端斯起自今已後僧尼除講律之外一切禁斷六時禮懺須依律儀午夜不行宜守俗制如有犯者先斷還俗仍依法科罪所在州縣不能捉搦并

官吏輒與往還各量事科貶

開元十九年四月

不許私度僧尼及住蘭若勅

夫釋氏之教義歸真寂爰置僧徒以奉其法而趨末忘本去實據華假託方便之門以為利養之府徒蠲賦役積有奸詛至使浮俗奔馳左道穿鑿言念淨域浸成道

奸非所以叶和至理弘振王猷宜有澄清以正風俗朕
先知此弊故預塞其源不度人來向二十載訪聞在外
有三十已下小僧尼宜令所司及府縣括責處分又惟
彼釋道同歸凝寂各有寺觀自合住持或寓跡幽閒或
潛行閭里陷於非僻有足傷嗟如聞遠就山林別為蘭
若兼亦聚衆公然往來或妄託生緣輒有俗家居止即

宜一切禁斷

開元十九
年七月

僧尼拜父母勃

道教釋教其歸一體都忘彼我不自貴高近者道士女
冠稱君子之禮僧尼企踵勤誠請之義以為佛初滅度
付囑國王猥當負荷願在宣布益欲崇其教而先於朕
也自今以後僧尼一依道士女冠兼拜其父母宜增修
戒行無違僧律興行至道俾在於茲

開元二十
一年十月

禁三元日屠宰物

道家三元誠有科誠朕嘗精意禱亦久矣而物未蒙福
念不在茲今月十四日十五日是下元齋日都城內應

省屠宰宜令河南尹李適之勾當總與贖取其百司諸
厨日有内科亦責數奏來並百姓間是日並停宰殺漁
獵等兼斷肉食自今以後兩都及天下諸州每年正月

七月十月三元起十三日至十五日兼宜禁斷

開元二十

二年
十月

玄元皇帝臨降制

大道混成乃先於天地聖人至教用明其宗極故能發
揮妙本弘濟生靈使秉志者信徵迷方者知復以此救

物故無弃人其孰當之莫若我烈祖元皇帝矣朕纘承寶業重闡玄猷自臨御以來罔不夙夜每滌慮凝想齋心服形禮謁於尊容未明而畢事將三十載矣蓋為天下蒼生以祈多福不謂微誠上達睿祖垂鑒頃因假寐忽夢真容既覺之後昭然以觀瞻奉踰時殊相自然與夢相協謂降仙府永鎮人寰告我以無疆之休德音在聽表我以非常之慶靈貺有期乃昊穹幽贊宗社儲祉豈朕虛薄能致茲事若使寢興乃申祇敬宜令所司

即寫真容分使送諸道採訪使令當道州轉送開元觀
安置所在道士女冠道士等皆具威儀法事迎候像到
七日夜設齋行道仍各賜錢用充齋慶之費自今已後
常令講習道經以暢微旨所置道學須倍加敦勸使有
成益是知真理深遠弘之在人不有激揚何以勵俗諸
色人有能明道德經及莊子列子文子者委所由長官
訪擇具以名聞朕當親試別加甄獎至如道有三寶茲
居一焉欽若至言爰茲宥過天下見禁囚徒其十惡罪

者及造偽頭者并謀殺故殺奸訛宿宵人等特宜免死
配嶺南官人犯賊據情狀輕重事貶降餘一切免且夫
愛人之義長育之務宜存清淨合於簡易至如州縣造
籍之年四圍定戶皆據資產以為升降其有小葺園廬
粗致儲蓄多相糺訐便被加等朕情為敦本義在勸農
欲使野絕游人田無曠土安可得也自今已後且三五
年間未須定戶其中或有家資破散檢覆非虛不可循
舊差科須量事與降今者真容應見古所未聞福雖始

於邦家慶宜均於士庶其親王公主郡主縣主及內外
文武官等並量賜錢至休假之辰宜以酒食用申慶樂
諸道節度及將士等亦宜准此其兩京及諸州父老亦
量賜錢同此歡宴其錢以當處官物况伊爾公卿逮乎
黎獻宜勉崇玄化共復淳源宣布遐邇使知朕意

開元二十九年五月

停京都檢校僧道威儀勅

孫述

勅道釋二教必在護持須置威儀令自整肅徒衆既廣
統攝尤難更相是非却成煩弊自今已後京都檢校僧

道威儀事宜並停或恐先有猜嫌因此妄相糾訴所由亦不須為理

令天下寺觀修功德勅

孫逖

勅道釋二門玄通衆妙濟時育物皆有明徵是所依凭豈忘尊奉其天下寺觀並令修功德用齊三聖之教以答百靈之心宜副虛懷各陳至敬

條貫僧尼勅

道釋二教用存善誘至於像設必在尊崇如聞州縣公

私多借寺觀居止因茲褻瀆切宜禁斷務令清肅其寺
觀除三綱并老病不能支持者餘並俾每日二時行道
禮拜如有弛慢並量加科罰又崇敬清淨禮避嫌疑其
僧尼道士非本師教主及齋會禮謁不得妄託事故輒
有往來非時聚會並委所由長官勾當所有犯者准法
處分亦不得因茲攪擾分明告示咸使知悉

寶應元年八月

禁天下寺觀停客制

常袞

勅釋教本以助化道家先於理國懲惡勸善以齊死生

薰然慈仁美利天下所庇者大所益者深故歷代崇尚而弗易也朕以玄元烈祖慶我昌運西方聖人福茲下土常所盡敬敢忘致誠且至真之體尚於精潔流俗所尊不宜褻慢如聞天下寺觀多被軍士及官吏諸客居止狎而黷之曾不畏忌緇黃屏竄堂居毀撤寢處於象設之門庖厨於廊廡之下緬然遐想愧歎良深自今已後切宜禁斷其軍士委州縣長吏與本將商量移於穩便處安置其官吏諸客等頗有處分自合遵承仰勅到

當時發遣應尊像有損壞處俾隨事脩補其有諸神所
居載在祀典靈跡昭著福及生人者如有毀廢亦宜增
葺且王者以清淨統法聖人以神道設教精意所在感
而遂通非徼福於朕躬期降祥於黎獻申明詔旨用悉
勞懷

禁僧道卜筮制

常袞

勅左道疑衆王制無捨妖言蠹時國朝尤禁且緇黃之
教本以少思寡欲也陰陽者流所以教授人時也而有

學非而辨性狎於邪輒窺天道之遠妄驗國家之事仍
又託於卜筮假說災祥豈直閭閻之內恣其誑惑兼亦
衣冠之家多有厭勝將恐寔成其俗以生禍亂之萌時
艱已來禁網疎闊致令此輩尚有矯誣害政之深莫過
於此將歸正道必絕姦源宜令所司舉舊條處分

修亳州太清宮詔

聖人立極教本奉先王者配天義惟尊祖我大聖祖玄
元皇帝肇開寶運垂祚有唐致六合於大同躋羣生於

壽域保茲鴻業實賴貽謀如聞亳州太清宮頗經水潦
頗已摧毀永惟誕聖之地敢忘崇本之誠宜令宣武軍
節度使李程兼充亳州太清宮使仍委漸加修葺以時
致敬稱朕意焉

太和

條流僧尼勅

朕齋居法宮詳念至理思欲建皇極端化源大蘇生靈
漸復古道矧伊耗蠹必在澄清而釋氏一宗來自西國
殷周已前何嘗有此唐虞之際寧匪盛時逮至漢明因

夢以言徵傳毅粹詞而臆對遠承像教從此流行蕩然
相傳垂七百祀黎庶信若空之說衣冠敬方便之門異
同之論雖多俗尚之訛未革遂使風駟成俗雲構滿途
丁壯苟避於征徭孤窮實困於誘奪永言斯弊宜峻科
條自今已後京兆府委功德使外州府委所在長吏嚴
加捉搦不得度人為僧尼累有明勅切在提舉惟我元
元務在長育擅有髡削亦宜禁斷比來京城及諸州府
三長齋月置講集衆兼戒懺及七月十五日解夏後巡

門家提剝割生人妄稱度脫者並宜禁斷且僧尼本律科戒甚嚴苟有違犯便勒還俗若有自願還俗者官司不須制立如聞兩街功德使近有條約不許僧尼午後行遊雖曰緇徒無非赤子有妨自遂亦軫予懷從今以後午後任行其僧尼在城委功德使其諸州府委本任長吏試經僧尼並須讀得五百紙文字通流免有舛誤兼數內念得三百紙則為及格京城勅下後諸州府勅到後許三箇月溫習然後試練如不及格便勒還俗其

有年過五十以上筋力既衰及年齒未至夙嬰痼疾并瘖聾跛蹙不能自存者並不在試經限若有戒律清高修持堅苦風塵不雜徒衆共知者亦不在試經限天下更不得創造寺院普通蘭若等如因破壞即任修葺於戲理國之本在正風俗故王化首婚姻之道所以序人倫霸圖著胎養之令所以務生聚況一夫不耕人受其飢一女不織人受其寒安有廢中夏之人習外夷無生之法略期疎滌用潔源流俾爾齊吐去末歸本庶富之

漸其在斯乎凡厥司存勉率吾教各勤檢馭稱朕意焉
太和年

拆寺制

朕聞三代以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像教寢興是逢季
時傳此異俗因緣染習蔓衍滋多以至於蠹耗國風而
漸不覺以至於誘惑人意而衆益迷洎於九有山原兩
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
利於金寶之飾移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

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罹其餒者一婦
不織有罹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
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僭擬宮居
晉宋齊梁物力凋殘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况我
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
邦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貞觀開元亦嘗
釐革剷除不盡流衍轉滋朕博覽前言旁求輿議弊之
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誠臣叶心正意條疏至當宜在

必行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衆予不讓
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
五十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
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并隸僧尼屬
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拔二千餘人並令還
俗不雜中華之風於戲前古未行似將有待及今盡去
豈謂無時駟游墮不業之徒已踰百萬廢丹雘無用之
屋何啻億千自此清淨訓人慕無為之理易簡齊政成

一俗之功將使六合黔黎同歸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

用不知下制明廷宜體予意宣布中外咸使聞知

會昌五年

月八

迎鳳翔真身德音

朕以寡德纘承鴻業十有四年矣頃屬蠻寇猖狂王師
未息朕憂勤在位愛育生靈遂乃尊崇釋教致敬玄門
迎請真身益為萬姓祈福今者觀覩之衆隘塞路岐載
念陞庭寢興在慮嗟我黎人陷於刑辟况漸當暑毒繫

於縲紲或身積幽寃有傷和氣或門連追擾有妨農務
其京畿及天下州府見禁囚徒除十惡五逆故意殺人
官典犯贓令造毒藥放火持仗開發墳墓外其餘罪無
輕重節級遞減一等其京城軍鎮限兩日內疏理訖聞
奏天下州府勅到三日內疏理聞奏

咸通十三年四月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十四

宋 宋敏求 編

政事

祥瑞

諸符瑞申所司詔

不許奏祥瑞詔

令諸道不得奏祥瑞詔

醫方

附疾病

諸州置醫學博士勅

榜示廣濟方勅

頒廣利方勅

三衛驍騎疾病給食料勅

收瘞

收瘞隋末喪亂骸骨詔

掩暴露骸骨詔

瘞突厥骸骨詔

剡削京觀詔

收葬隋朝征遼軍士骸骨詔

埋瘞暴露骸骨勅

收葬陣亡將士及慰問其家口勅

收瘞京城骸骨詔

禁錮

禁錮隋朝弒逆子孫勅

楊素子孫不得任京官制

雜錄

隋代公卿不預義軍者田宅並勿追收詔

不許言中興勅

改丹水為懷水勅

江王下教

祥瑞

諸符瑞申所司詔

自昔帝王受天明命其有二儀感德百靈錫祉莫不君
臣動色歌頌相趨朕恭承大寶情深夕惕每見表奏符
瑞慙慙增懷且安危在乎人事吉凶繫於政術若時主
昏虐靈貺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咎徵不能致其惡
以此而言未可為恃今後麟鳳龜龍大瑞之類依舊表
奏自外諸瑞宜申所司奏者唯顯瑞物色目及出見處
更不得苟乘虛飾徒致浮詞

貞觀二
年九月

不許奏祥瑞詔

朕以寡昧纘承丕業永思至理所寶惟賢至如嘉禾神
芝奇禽異獸蓋輔化之虛美也所以光武形於詔令春
秋不書祥瑞朕誠薄德思及前人自今已後所有祥瑞
但令依式申報有司不須聞獻其珍禽奇獸亦宜停進
宣示天下知朕意焉

令諸道不得奏祥瑞詔

朕以菲德祗膺大寶深求理本將致時雍以慈惠恭儉
為休徵以人和年豐為上瑞夙夜思省無以過之至於

嘉穎連理之祥飛禽走獸之異出自邦國來獻闕庭虛
推功德非予所尚歲晏奏陳於清廟元正列薦於上朝
探討古今亦無明據恭惟靈聖豈候薦聞事匪經常允
當釐正庶使溥天之下知予務實之心其諸道應有三
等祥瑞並不得更有聞奏亦不要申牒所司其臘饗太
廟薦獻太清宮并元日受朝奏祥瑞儀注宜停

醫方
附疾病

諸州置醫學博士勅

勅神農嘗草以療人疾岐伯品藥以輔人命朕銓覽古
方永念黎庶或榮衛內擁或寒暑外攻因而不救良可
歎息今遠路僻州醫術全少下人疾苦將何恃賴宜令
天下諸州各置職事醫學博士一員階品同於錄事每
州寫本草及百一集驗方經史同貯其諸州於錄事各
省一員中下州先有一員者省訖仰州補勲散官

開元
十一

年七
月

榜示廣濟方勅

朕頃者所撰廣濟方救人疾患愛民育物惠彼黎元特
念僻遠之家未能繕寫閭閻之內或有不知僮醫療失
時因至天橫性命之際寧忘惻隱宜命郡縣長官就廣
濟方中逐要者於大板上件錄當村坊要路榜示仍委
採訪使勾當無令脫錯

天寶五年八月

頒廣利方勅

勅立國之道莫重於愛民育物之心期臻於壽域故安
其性命順其節宜使六氣不差百疾不作斯亦救人之

要也朕以聽政之暇思及黎元每慮溫濕不時壅鬱為
癘或僻遠之俗難備於醫方或貧匱之家有虧於藥石
失於治療遂至傷生言念於茲載深憂軫屬春陽在候
寒暑方交閭里之間頗聞疾患每因服餌尤感予衷遂
閱方書求其簡要並以曾經試用累驗其功及取單方
務於速効當使疾無不差藥必易求不假遠召醫工可
以立救人命因加纂集以便討尋類例相從勒成五卷
名曰貞元集要廣利方宜付所司即頒下州府閭閻之

內咸使聞知

三衛曠騎疾病給食料勅

育物者所貴於從宜養人者必資於遂性况加疾苦豈忘哀矜內外廊三衛曠騎等如聞因當上染患者番滿之後既不勝致還鄉又不容在職掌思彼進退無據何所依投溝壑是憂豈謀朝夕永言及此深軫於懷自今已後如有此色宜移就三衛厨給食料將養各委左右金吾將軍存意檢校所須藥物仍與太常計會量事供

擬並差醫人救療其諸門及街鋪職掌人等各委將軍以當衛諸色殘官等且量事支給其醫藥宜准內外廊例自餘色當番人等有疾疾者並准此處分其有身死者各委所由隨事埋瘞當日牒報本貫令家人親族運

致還鄉

天寶三年八月

收瘞

收瘞隋末喪亂骸骨詔

自隋室不綱政刑荒廢戎役煩重師旅荐興元元無辜

墮於塗炭轉死溝壑暴骨中原室黨淪亡邑居散逸墳隴靡託營魂無歸朕受命君臨為民父母率土之內情均亭毒一物失宜寢興軫慮念茲道殣義先弔恤雖復令已頒下普遣葬埋猶恐吏不存心收瘞未盡宜令州縣官司所在奉行掩骼埋胔必令周悉使郵亭之次先復遊魂窀穸之下各安所厝姬文惠化恩及枯骸庶踵

於前此焉非類

武德
年

掩暴露骸骨詔

隋運將盡羣凶鼎沸干戈不息饑饉相仍流血成川暴
骸滿野朕往因軍旅周覽川原每所臨視用傷心慮自
祇膺寶命義切哀矜雖道謝姬文而情深掩骼諸色骸
骨暴露者宜令所在官司收斂埋瘞稱朕意焉

貞觀二
年四月

瘞突厥骸骨詔

突厥種落往逢災癘疾疫饑饉殞喪者多暴骸中野前
後相屬幽魂靡託醜奠無所本官矜悼有懷惻隱宜令
所司於大業長城以南分道巡行但有骸骨之所酒醢

致祭速為埋瘞務令周悉以稱朕意

貞觀四年九月

剡削京觀詔

甲兵之設事不獲已義在止戈期於去殺季葉馳競恃
力肆威鋒刃之下恣情剪馘血流漂杵方稱厥意屍若
亂麻自以為武露骸封土多崇京觀徒見安忍之心未
弘掩骼之禮靜言念此憫歎良深但是諸州有京觀無
問新舊宜悉剡削加土為墳掩蔽枯朽勿令暴露仍以

酒醑致奠焉

貞觀五年二月

收葬隋朝征遼軍士骸骨勅

詔自隋師渡遼時非天贊從軍士卒骸骨相望遍於原
野良可哀歎掩骸之義仰惟先典其令並收葬之

貞觀十九

年四月

埋瘞暴露骸骨勅

移風易俗主化之大猷掩骼埋胔時令之通典如聞江
左百姓之間或家遭疾疫因此致死皆棄之中野無復
安葬情禮都闕一至於斯習以為常乃成其弊自今已

後宜委郡縣長官嚴加誡約俾其知禁勿使更然其先
未葬者即勒本家收葬如或無親族及行客身亡者仰
所在鄰封相共埋瘞無令暴露庶叶禮經諸道有此同
者亦宜准此

天寶元
年三月

收葬陣亡將士及慰問其家口勅 賈至

勅自寇戎猾夏干戈不戢涉三載矣而忠臣義士死王
事者何可勝言茲朕痛悼於厥心若挾瘡痍是用枕戈
寢冑親總六師恃神祇之祐凭宗廟之靈亦冀尅清載

造京邑近者諸軍告捷屢摧賊衆天意人事若將叶符而戰士陣亡多委溝壑已令收瘞猶慮或遺撫存哀歿朕之所切宜令節度使與郡縣長官計會悉收骸骨埋葬致祭仍勘責姓名續行奏聞將褒贈其官爵優恤其妻子仍伸本道使者郡縣勿差科其家庶乎幽明慰懷知王師之不得已也

至德二年

收葬京城骸骨詔

凡在生靈合登仁壽自逢艱阻多致傷殘或寇盜為災

斃於鋒鏑或歲時不稔道殣相望枯骨轉屍多未埋瘞
朕為人父母良深憫惻將何以示掩骼之禮希莖骨之
仁永念前修豈忘言訓其京城內外應有舊骸骨宜令
京兆府即勾當收拾埋瘞仍令中使與所申計會致祭
寶應
年

禁錮

禁錮隋朝弒逆子孫詔

宇文化及弟智及司馬德戡裴虔遁孟景元禮楊覽唐

奉義牛方裕元敏薛良馬舉元武達李孝本李孝質張
愷許弘仁令狐行達席德方李覆等大業季年咸居列
職或恩結累世任重一時乃包藏凶慝罔思忠義爰在
江都遂行弑逆罪百閭趙釁深梟獍雖事是前代歲月
已久而天下之惡古今同棄宜從重典以勵臣節其子
及孫並宜禁錮勿令齒叙化及既為魁首僭竊名號一
門之內凶惡尤甚但其弟士及不預逆謀雖云昆季僅
免誅戮委贊皇朝勲庸克著彰善癉惡伸有舊章士及

一房不在此例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貞觀七年正月

楊素子孫不得任京官勅

隋尚書令楊素昔任前朝早荷殊遇稟凶邪之德懷諂佞之才惑亂君上離間骨肉搖動冢嫡寧唯掘蠱之禍誘扇後主卒成請蹠之釁隋室喪亡蓋唯多僻究其萌兆職此之由生為不忠之人死為不義之鬼身雖幸免子竟族誅斯則奸逆之謀是其庭訓險薄之行遂成門風刑戮雖加枝盾仍在豈可復隨近侍齒列朝行朕接

統百王恭臨四海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常欲從容於萬
機之餘褒貶於千載之外况年代未遠耳目所存者乎
其楊素及兄弟子孫已下不得令任京官及侍衛

聖歷三年

五月

雜錄

隋代公卿不預義軍者田宅並勿追收詔

隋政不綱行止無度東西馳騁靡歲獲寧遂使父子乖
離室家分拆親老絕晨昏之養嬰孫無撫育之恩人懷

戀本之心家有望鄉之歎朕上膺靈命下字黔黎一物
失宜情深軫悼思俾惠澤逮於鰥寡其隋代公卿以下
爰及民庶身往江都家口在此不預義軍者所有田宅
並勿追收若困窮糧食交絕具錄名簿速加賑贍

武德元年

月七

不許言中興勅

勅朕承天宰物光宅中區嗣祖宗之丕基承聖善之洪
業嚮明冕宸寶奉成規往自永淳至於天授姦臣稱亂

鼎運不安則天大聖皇后思顧託之隆審變通之數志
已濟物從權御宇四海由其率順萬姓所以咸寧唐周
之號暫殊社稷之祚斯永天寶實固所由於茲朕所以
撫璇璣握金鏡事惟繼體義即纘戎豈若文叔之起春
陵少康之因陶正中興之號理異於茲宜革前非以歸
事實自今已後更不得言中興其天下大唐中興寺觀
宜改為龍興寺觀諸如此例並即令改

神龍三年二月

改丹水為懷水勅

勅不息惡木恐渴盜泉行道之人避惡名也朕嘗覽上古記稱秦坑趙卒血流丹峪名其水為丹水者方經此路懷古惻然邑號獲嘉地稱修武前王故事將有所憑宜改丹水為懷水改丹水府為懷仁府其鄉里名號亦

仰州長官隨事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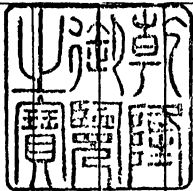
開元十三年三月

江王下教

大行皇帝聽斷英明臨下以法將期致理以靖區宇而奸兇構禍矯宣遺言不詢羣臣專斷神器寡人義重君

臣毒甚手足乃親率左右護軍中尉心腹近臣及諸職事官等并左右神策六軍使兼諸軍使及將士并飛龍將士等搜擿伏慝大擒諸賊或血刃當辜或赴井而斃其頭首劉克明田務澄王嘉憲石定寬等二十八人並正刑書罔有漏逸此皆宗社威靈文武協力豈伊菲薄敢貪天功凡百多士中外藩岳致茲刷憤哀慶當同行皇帝正樞於太極殿前率依光陵故事有司條上務盡誠敬其冢宰司空平章事裴度當攝立功將士節級

各有優賞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寶曆年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十五至
八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甯汝欄

欽定四庫全書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十五

宋 宋敏求 編

政事

慰撫上

淮安王神通山東道安撫大使詔

皇太子等巡京城諸縣詔

鄮國公軌等益州道安撫大使詔

張鎮州淮南道安撫詔

存問并州父老詔

遣畢構等慰撫諸道詔

遣楊虛受江東道安撫詔

遣盧絢等諸道宣慰賑給勅

宣慰西京逆官勅

宣慰京城僧道父老勅

安緝京城百姓勅

慰諭朔方將士勅

遣使安撫制

遣鄭叔清江淮宣慰制

遣劉晏宣慰諸道勅

慰撫

淮安王神通山東道安撫大使詔

隋德下衰羸民散九州輻裂四海瓜分元元無辜困豺狼
之吻悚悚黔首罹兵革之災朕祇膺寶圖救其危墜一

物失所情深納隍今趙魏之人頃承大化海岱之境思
稟朝章然而尚迫寇戎受拘克暴經途遐阻末由自達
宣風布教必佇循良柔服招携事資明庶右翊衛上將
軍淮安王神通地惟近屬功參運始杖節建旗久當重
寄可山東道安撫大使其山東諸道軍事並受節度下

武德元
年十月

皇太子等巡京城諸縣詔

隋末道消運屬陽九盜賊叢起饑饉薦臻四海之民墜

於塗炭是以上天降鑿爰命朕躬綏靜黎元克定元醜
府庫倉廩所在開發流冗之民隨加賑撫言念亭育鑿
寐匪忘然年穀不登民多困乏一物失所有甚納隍宜
加存問救其疾苦可令皇太子建成巡京城側近諸縣
秦王巡京城以東左僕射襄寂巡京城以西詣彼閭閻
見其耆老親省風俗廉察吏民乏絕人量加賑恤有如

寃滯並為申理高年疾病就致束帛

武德二年
閏二月

鄧國公軌等益州道安撫大使詔

朕受天明命撫育萬方康俗齊民無忘鑒寐西蜀僻遠
控馭巴夷厥土沃饒山川遐荒往者隋末喪亂寇盜交
侵流寓之民遂相雜撓遊手墮業其類實繁寇攘矯虔
因此而作王業伊邇務從草創牧宰庶僚隨事遷易州
縣分併權宜廢置然而王道未洽民瘼猶存靜言思之
夙夜軫念澄原正本義在更張可令秦州摠管鄮國公
軌御史大夫滑國公無逸為益州道安撫大使宣揚朝
典進擢廉平貶黜苛暴申理冤滯忠孝貞節表其門閭

鰥寡孤惇量加贍恤事有便宜並委處分

張鎮州淮南道安撫詔

三楚之地江山遐阻五嶺之表經途遼遠自有隋失馭
盜賊交侵聲教莫邇方隅久絕朕受圖膺運君臨寰宇
率土之濱情均撫字方今函夏肅乂文軌一同尉侯無
虞要荒率職然而江蟲之派或阻寇戎閩禺之鄉未聞
正朔左武侯將軍黃國公張鎮州大將軍合浦縣公陳
知略二方首族早從歷任思展誠効緝寧州里鎮州可

淮南道行軍總管知略可嶺南道行軍總管以安撫之

武德四年八月

存問并州父老詔

昔隋末喪亂百姓凋殘酷法淫刑役煩賦重農夫釋耒
工女下機徵召百端寇盜蜂起人懷忿怨各不聊生水
火之切未足為喻先朝不忍塗炭思濟黎元朕纂承神
筭奮劍南起與彼境英雄同心出力不顧軀命以救蒼
生爰自晉陽起兵唱義推鋒接刃櫛風沐雨除凶去暴

以德行仁天下又安戎車止息九夷八狄莫不來庭以
至於今二十餘載豈予一人所能致此實賴天地之仁
宗廟之福賢人君子為朕股肱文士盡其才智武夫宣
其勇力朕端拱無為庶幾王道然漢高悲歌常思豐沛
晉皇吟詠惟在溫原此人之情也况並部之地創業之
基與諸父老首立大事引領北望感慕兼深思與父老
一日叙舊懷之在心所不忘也但海內殷曠萬幾事多
省巡四方未遑圖息父老宜約勒鄉黨教導後生親疎

子弟務從忠孝必使風俗敦厚異於他方副朕此心光
示遠近使旌表門閭榮耀鄉里書名竹帛豈不美歟夏
序甚熱想各平安善自怡養動靜聞奏故有此勅想見

朕心

貞觀十五年六月

遣畢構等慰撫諸道制

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也內有公卿允釐庶績外有侯伯
司牧羣黎猶懼至道不孚淳風或替故有巡狩之典黜
陟幽明行人之官省方察俗用能遐邇清寧情偽無作

於變時雍率其道也朕祗膺嗣德恭守帝圖上稟過庭
之謀下憑庶士之力竭精思理兩載於茲異逮小康漸
及至化而區宇遐遠風教未同負宸長懷責深在已近
者姦回究切釁起蕭牆宗社降靈應時殲殄今又恭承
聖訓摠統大猷率彼百官齊茲七政恐倉廩不實禮節
未興吏靡息於貧賤人或及於幽枉永言於此明發疚
心今卜征未習遠邁非宜分命輜軒慰撫黎庶畢構等
操履公清識具明允茂績彰於歷試嘉譽滿於周行宜

膺行李載光原隰所至之處申諭朕心並合屏絕浮華
敦崇仁厚務修孝弟勤事農桑耆老鰥嫠人家口不
自存者咸加恤問舉以言揚唯賢是急若有良材異等
藏器下僚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審知才行灼然者各以
名聞凡百牧宰洎乎吏人咸知朕心各敬乃事勤則不

匱仁遠乎哉勉以勗之以副朕意

先天二年七月

遣楊虛受江東道安撫勅

蘇頲

勅淮海是稱谿險山川重複水陸殷溱去歲田收稍垂

豐稔念茲人庶頗致饑乏朕為人父母深用惕然近聞
雨澤應節秔稻有望目前之困糊口猶切思從蠲省用
救荒弊宜令給事中楊虛受往江東道安撫存問不急
之務一切除減觀察疾苦量宜處置刑獄寬滯委使詳
理百姓間有偉識異才潛藏鱗羽隱淪屠釣棲遲問閭
官人內有貪致苟得背公徇私循默自守養望充位者
還日各以名聞所至之州具令宣布求瘼恤隱稱朕意

馬應須判官及典準例馳驛即發遣

開元二年四月十一日

遣盧絢等諸道宣慰賑給詔

言念蒼生心必遍於天下自牧多福澤偏潤於京師所以歷選列城聿求連率豈徒判察將委緝寧朝散大夫檢校御史中丞關內宣慰賑給使上柱國盧絢等任寄已深聲實兼茂咸貫通於理道益純固於公心或華髮不衰或白圭無玷可以軌儀郡國康濟黎元間歲以來數州失稔頗致流冗能勿殷懷而吏或不畏不仁或不安不便誠須矯過必仗賢能凡此使車不無殷監比事

掣肘務欲搃權小有舉於毫髮大莫振於綱領本令調
察却致煩苛永言所期豈云自弊今既各膺重寄允謂
通才以蠲疾苦之原當叶大中之義若令行一道利及
萬人朕所設官以俟來者朝之優秩必歸令譽言可復
也宜副朕懷

開元二十
二年二月

宣慰西京逆官勅

賈至

勅西京官吏等逆寇構禍暴犯京邑我國家圖必勝之
勞取萬全之功是以避狄而西外飭師旅遂使卿等奔

竄無所力屈狂寇既閑之以師旅又臨之以兵戈或強
逼駟馳或偽置官爵事不獲已皆是脅從朕深悉焉無
懷反側今天既悔禍宗廟垂靈王師東征雷擊電掃逆
徒勦絕闕輔載清卿等代承國恩家傳祿位乃祖乃父
為我純臣雖陷賊中固深憂憤是用惻隱矜憫于懷宜
各自安更勿惶懼朕與人更始豈求錄微瑕哉旬日之

問與卿等相見

至德三年

宣慰京城僧道父老勅

勅西京縑黃耆壽百姓頃者逆兵暴至侵逼長安王事
西巡修集兵馬遂使卿等陷於賊首不得奔逃或骨肉
之間枉罹屠害女子之輩多遭虜掠朕每念此流涕痛
心又比來米鹽匱竭人多餓死道瑾相望或賊徒逼脅
駭使事窮力屈盡是脅從朕甚閔焉今已京城再復賊
寇殲滅豈獨宗廟之福祉稷之靈京師等兆民懇誠感
達天地之所致也方與卿等雪恥辱布維新大棄疵瑕
弘宥罪戾恐未達意或惶恐焉各宜寧居勿懷反側各

令宣諭與卿等不久相見

至德二年

安緝京城百姓詔

勅京城之人久陷凶醜亦既平定莫非王臣比屋可封
唐之人闔境皆戴商之舊復以宗廟之器府庫之資散
在閭閻紊煩綱紀主守者闕以回事竊取者冒其常用
所以遣其檢括必使當實如聞小臣失所遂使流言寇
攘資財驚擾士庶官吏不修其法豪強橫有縱暴或得
一官物即破人家產或捕一姦吏則傍累親隣仍有不

逞之徒因茲恐嚇大為侵暴百姓冤苦永言哀念良深
嘆息委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李峴勾當諸使檢括一切
宜停妄有欺奪宜即推捕奏聞仍榜坊市務令安緝副
朕之意焉

至德三年正月

慰諭朔方將士勅

賈至

勅朔方將士等自寇逆亂常殆涉三載卿等被堅執銳
暴露原野東征西伐未嘗暫寧雪霜風雨之間白刃鳴
鏑之下衆勤至矣朕甚憫焉頃者出并陘收趙地還破

同羅逋虜復入河東故郡累有功績王室賴之昨者清
渠之戰師徒不利亦聞卿等傷夷甚多兵者危事一挫
何損但當勉勵以為後圖神祇助善天地厭禍仗順招
逆無憂不平知卿等所在集兵更加訓練便於再舉思
滅殘徒此忠臣義士感激之深也已令江淮轉運布帛
到日議賞非遙今關中麥秋見將收獲六軍糧備實資
於此遞須相勗勿犯田苗甲杖刀槍已令支送誠宜磨
勵大雪前恥事平之日卿等並封侯金帛珪璋無所愛

惜故令宣慰知朕意焉

至德元年

遣使安撫制

勅厄運者天之時也理亂者人之政也是以軒轅不能止蚩尤之患帝舜不能無有苗之征蓋在於人君修刑德以除之也頃者羯賊凶害當爭戰之地則肌膚多斃於鋒鏑在遐僻之方則杼柚其空於征賦離鄉去邑棄業亡家契濶凍餒飄飄是逼朕每永念心折涕零是用嚴奉睿謨恭行天罰躬被甲冑大率戎夷掃清中原誅

斬蛇豕豈朕薄德皆建功業蓋人心竭節于本朝而戮
力于寇難也所以給其優復減其賦稅省其聚斂息其
征徭賑其匱乏宥其罪戾空其倉廩捨其逋懸養其傷
痍卹其死事將使百姓永登仁壽猶慮撫字有闕尚疾苦
之未除於是分遣使臣親訪閭里夫人召高居天位非
可以目遍四海耳周八極必仗賢能以廣視聽頃之使
臣咸未稱職多俯仰經略未盡至公遂令遠人寃不上
達弊不下去令擇朝端忠貞仁惠之士飲水乘駟巡撫

四方其有政教煩苛勅令不便妨於耕稼害於蠶桑徵
損於人無論小大咨爾兆庶必聞原委又有官吏科虐
豪猾侵漁擾於黎甿冒於貨賄上無隱也當悉懲之朕
方以百姓為心蒼生為壽非欲自賢自聖而為理舍暴
惠奸而隨人率土之濱宜悉朕意

至德二十
年二月

遣鄭叔清往江淮宣慰制

賈至

勅逆旅未平師旅淹歲軍用匱竭常賦莫充所以稅畝
於荆吳校練於淮海從權救弊蓋非獲已夫法明則吏

不欺斂均則人不怨輯事無擾繫乎使臣度支員外郎
叔清貞固幹事用節愛人考志視成可歷斯任宜以本
官兼御史充江淮東西道宣撫使

至德二年七月十二日

遣劉晏宣慰諸道勅

歲之不易征伐繁興河洛蕭然江外尤劇供上都之國
用給諸道之軍須庶務徵求未遑少息火耕水耨夏葛
冬裘充饋運而履空壹戎衣而不足農人少而轉困編
戶流而卒歸自北之化未淳大東之詞方切君為心也

朕甚痛焉今區宇漸寧凋殘已甚惕然躬已姑務息人
懼惇嫠之無告思省方以親問時邁未可日是增勞載
懷鴻雁之詩用解吾人之愠必資循行以周爰咨諏皇
皇者華以申喻朕志宜令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劉晏
往諸道宣慰應百姓有徵科煩重人戶逃亡及水旱所
損不能支濟者並與本道節度使計會蠲削安在遂便
處置訖具狀上奏官吏之政在邦必聞知無不為公道
斯在其租庸使刺史縣令錄事參軍有精於政理賦均

役平州縣之間稱為良吏者具名以奏別有甄異如或
殘忍慢法貪污脏官有害於人不應時務者具狀以聞
仍與本道節度觀察使計會舉按四海至廣九重至深
思使下情上通常令上旨下達務於審慎朕之意焉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十五